歷史與空間

■文：廖楚強

訪嚴復故鄉陽岐

久雨初晴，艷陽天氣，從福州市區乘汽車越過閩江大橋，到達南台島南端的烏龍江邊，有一個山青水秀的鄉村，這就是近代民主主義的啟蒙思想家嚴復的故鄉陽岐村。就在陽岐入口處東邊的公路上，首先可以眺望山坡上有一座巨大的花崗石和水泥混合結構的月宮形的陵墓，這就是嚴復之墓。

嚴復墓雖然並不豪華，但莊嚴肅穆。我們從墓前石階拾級而上，首先看見墓埕中橫立一塊石屏上所刻的「惟適之安」四個大字，便使人感到一代偉人的精神風範。而在墓碑上也只刻着幾個非常簡單的碑文「清侯官嚴幾道先生之壽域」。既沒有官銜，也沒有其他讚美之詞。這反而使我們更加崇敬嚴復一生不慕功名，蔑視權貴，專心於學術研究，傳播先進思想的豐功偉業。

在嚴復墓的山坡之下，就是他的故鄉陽岐村了。這是一個只有一千多人口的鄉村。這陽岐村又分為上陽岐和下陽岐，一條溪河貫穿着整個村莊。河之西為上陽岐，河之東為下陽岐。這條溪流，當地人稱之為「陽岐浦」。而溪河的出口處匯注入烏龍江，這是古代一個重要的水路交通要道。因古代烏龍江由於「峽江」一段的江面，水路較險，常有船沉人亡的事故發生，人們視為畏途，所以從閩南以及莆田、永泰各縣來福州的客商，多取道陽岐渡口登岸進入陽岐，再陸行到福州市區。所以這一段的烏龍江，古代又被人稱之為「南港」了。可見古代的陽岐，也曾經是一個繁榮的碼頭渡口。

嚴復的祖居，就是坐落在上陽岐的河邊居民群落之中，這裡離陽岐渡口很近。一條沿烏龍江北岸而築的防洪堤，把「陽岐浦」和烏龍江隔開來了。在防洪堤內，一條靜靜的「陽岐浦」（河）環繞着陽岐村。許多古老的榕樹在河邊盤根錯節，綠葉垂鬚。河水碧清，一座座磚木結構的新樓房臨河而建。村裡的姑娘婦女們常常在河邊的石板上浣洗嬉戲，間或又有鴨群在河面浮游，看來這裡頗有「江南水鄉」的情趣。在嚴復祖居的門前，就是這一派富有「詩情畫意」的「陽岐浦」的風光景色。在嚴復晚年所寫的一首《懷陽岐》詩中，就有「鼇頭山好浮佳氣，碕角風微簇野航」，「小鳥飛來還徑去，黃梅香遠最難忘」之句，就是描寫他在這裡的祖居門前的故鄉景色。詩中的「鼇頭」和「碕角」，都是在陽岐村西北方向的小山丘，加上另一座「伯仲山」，對陽岐村構成了「三山環抱」的形勢。而嚴復的陵墓就是在村口的「鼇頭」山上，嚴復的祖居和嚴氏宗祠則在「伯仲」山麓。我們現在所看見的嚴復的祖居，說來也並不壯觀。是明代遺存的建築物，不過是一座二進二天井，四面風火牆的磚木結構房屋。嚴復的曾祖父和祖父，都在這裡居住。嚴復的父親嚴振先後來移居到福州市區台江蒼霞洲行醫，嚴復就在蒼霞洲出生。但九歲以後，嚴復又回到陽岐這座祖居生活讀書。當時祖居的房子人多住不下，所以就在祖居南向隔壁另開一間房屋居住。現在這座祖居南向嚴復住過的這條小巷，已經被命名為「幾道巷」（「幾道」是嚴復的字號）。

嚴復的童年時代，家境清貧。在嚴復自己所寫的《篝燈紡織圖》的題詩中寫他自己的家境是「我生十四齡，阿父即見背。」「慈母於此時，十指作耕耒。」當年他的母親就是在這座磚木房子裡耕種做小工來養育子女的。儘管這座祖居並不壯觀，但從古至今仍然掛着「大夫第」的門匾。（但現在這塊門匾已經不見了！）這是由於嚴氏在陽岐的第一代開基始祖懷英公，原是河南光州固始遷來的，因為隨王審知入閩有功，被封為「朝清大夫」而來到陽岐開基定居的，再為陽岐的嚴氏始祖。所以嚴復的祖居才有「大夫第」之稱。

在嚴復祖居門前的「陽岐浦」上，至今仍保存着一座古老的石橋名為「午橋」。這是福州市現存的最古老的石橋之一，建於宋元祐四年（1089年），全橋四墩五門，所以有人又稱之為「五門橋」。橋上刻有「午橋古跡」和「龍蟠虎踞」、「香蘭馥桂」幾個大字。由這一座古老的石橋就可以見證古代的陽岐是通往福州市區的一個重要的渡口碼頭。我們現在站在古橋上流連片刻，看看水鄉景色，懷古思賢，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這座古橋上游約一百米處如今又新建了一座鋼筋水泥的新橋，看來是由於生產力的進步，鄉鎮經濟的繁榮，村民為了保護古橋文物，才特地建築新橋以供頻繁的交通需要。我們現在入村出村，汽車就是由新橋經過的。

■陽岐嚴氏宗祠。 網上圖片

嚴復在離別故鄉二十多年之後，於民國七年（1918）又回到陽岐故鄉。這次回陽岐，主要是想為他的三子嚴琥辦理婚事，但當時他的祖居房屋已經住不下了，於是在陽岐的玉屏山莊買了一座房屋。玉屏山莊本是陽岐的舉人葉大莊在玉屏山麓構築的具有古色古香的園林式山莊。整個山莊，共有房屋二十多座，而嚴復只購買其中的一所。當他的三子婚事辦妥，嚴復卻因病離開這個新購的房子，到上海就醫。

陽岐也是一個著名的柑桔之鄉，在這個鄉村的烏龍江邊所出產的「福桔」是很有名氣的。上世紀五十年代所拍製的一部電影故事片《閩江桔子紅》，就是在陽岐周圍的柑桔園中拍攝而成的。現在的陽岐，經過改革開放以後，農村經濟更加繁榮了，人民生活普遍富裕了。這一切變化，都可以告慰先人。嚴復泉下有知，真可以「惟適安之」了。

來鴻

■文：廖卓爾

墨跡．書感

墨，從表面上看是黑色的；水墨畫，遠遠地看去，是宣紙素白，墨色灰黑。這些遠不及西畫的色彩絢麗，畫像精細，卻能從中映出神韻，顯出深意，刻出墨魂。

我曾經也畫過水墨畫，雖不需畫工精細，卻很費神，何時細出，何時揮筆任由瀟灑，才能將你想要畫的情景和諧地表現在宣紙上。現在，我在學畫西畫，雖然要怎樣講究，畫錯了地方還可以重新上色掩蓋住，而且有固定的畫法和步驟，是費力不費神。絢麗的色彩很容易覆蓋眼神的深眸，也正如西方人的眼珠的顏色，多數都是彩色的。

墨色是黑的，這不正如中國人的眼睛眼睛和頭髮的顏色嗎？墨色可以蓋住所有彩色，同時也包羅萬物，它可以深深射進人的眼眸，刻進人的靈魂，從而射出一番多彩的世界，雖然中國人的眼珠是黑色的，看到的卻是五彩斑斕。

墨一旦點在了輕薄的宣紙上，便無法拭去，只有重新畫的餘地。所以，畫前須得沉氣凝神，再將神入筆，筆尖是軟的，是有情的，不像鉛筆那般硬，情魂入墨，墨亦有靈性，隨境即轉，於是人就可以任意抒發情意，全部過程皆由筆情、墨魂、人意慎思來完成，沒有格式限制，也沒有修改的機會。所以說，西畫寫實，言簡意明，中國畫寫意，入情入魂，讓人必須細心體會，那些瀟灑墨跡，柔中帶剛，足以讓你讀懂一種情，一種神，一種意，一處思想，甚至一個人，完全憑借這有靈性的素雅墨色。

在欣賞一幅水墨畫或是用墨書寫的作品時，不要先去談論畫功如何、字的美醜，而是應先顧念墨色射進自己眼眸所反映的作者當時的情意，和自己內心的感受。在我們自己畫畫或是提筆練字時，不必顧慮太多的字體格式和美醜，隨心發揮，時而狂草，時而文靜，時而瀟灑，時而拘格，都以自己的真實感受為主，將自己的心情顏色與靈魂刻入墨中。

墨也是一種折射人生的顏色。那些包羅的萬色，是人生的酸甜苦辣，自己是畫的創作者，墨跡便是人生路，毛筆是人生的執行，將自己選擇的路，點上墨畫。墨就是人的生命，每個人生命中的墨是有限的，用一點少一點，浪費一點不會再生。時光無情，到了墨盡詞窮之時，人生為世間呈現的是怎樣一幅畫，完全看自己了。一生的墨意滄桑，一生的墨香幸福，一生的墨頓挫折，一生的墨散瀟灑，一生的墨拘無情——人畫的畫由人欣賞，人生畫的畫卻是由世間見證、天地賞目的人生墨意。

人生如墨色，墨意韻人生。墨色不能僅僅只看表面的黑，正如人生不能輕看，深悟墨意之深厚，深感人生之絢彩。墨是高貴的顏色，畫一生情懷，人生才高貴；墨是安靜的顏色，只有靜心品味，才能悟出深意，不可輕狂對待。

人生如墨，墨如人生。

■人生如墨色，墨意韻人生。 網上圖片

文藝天地

試筆

■文：深　深（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中六）

看　海

太陽像是在鬧脾氣般，總躲在烏雲後，烏雲被上萬的雨點弄得膨脹起來。在這樣陰沉的天氣下，人很容易會胡思亂想，很容易會陷入回憶的沼澤，很容易會被捲入時間的迴廊。

童年的味道像是一支大的波板糖，色彩斑斕，絕無憂愁的成分，是永遠都吃不完的甜味。有時候，真的想再次嚐到那味道。我望出露台，滿頭白髮的兩老坐在搖椅上，歲月在他們雙鬢凝成微霜，時間無情地消逝，在他們臉上雕琢出歲月軌道，亦漸漸地把生命抽走。我坐在他們旁邊，握住他們瘦削的雙手，望進他們雙眼問：「爸媽，還記得小時候的事嗎？」媽媽微笑着說：「儘管現在老了，也絕不會忘記，因為那是我這輩子最美好的回憶。」爸爸開玩笑地說：「是不會忘記的，要喝孟婆湯才能忘掉。」

這也是我最珍貴的寶物，小時候，我牽着爸媽的手，去闖蕩這個陌生的世界，至今我仍然記得那種感覺，左邊傳來是爸手心的炙熱，右邊握着的是媽清涼的手。我牽着爸媽的手，感覺好像握住了全世界。我最喜歡就是牽着他們手到海邊散步，吹着海風，快樂就是這樣。有時候，爸下班回來，解開領帶後，就會化成泥癱瘓在沙發。人稱「小霸王」的我可沒有因此而放過爸。起初，我會跪在沙發旁邊，扯着爸的衣角，撒嬌地嚷：「爸——爸——天氣很熱呢！出去吹海風吧！」爸總是搖頭說：「下次吧！」我並不會放棄，既然軟式攻勢不管用，那就要用強的！我爬上爸的肚皮，不斷在上頭蹦蹦跳跳，並且威脅地說：「如果你不答應，我就踩扁你！」三、四歲的我的攻擊力實在太弱，這對爸完全不管用。媽從廚房走出來，把我架下來並笑道：「傻瓜，你怎可能會踩破爸的肚皮！如果想到海邊散步，那我們就一起求爸吧！」我和媽各扯着爸的衣角，以小鹿班比的眼神懇求着爸。爸哀嚎了一聲：「真是敗給你們了！看見你們這樣，我怎可能會狠心拒絕你們呢？」於是，我就心滿意足地牽着爸媽的手，小彈跳地向海邊進發。

我喜歡坐在海旁看屬於我們一家的星星，媽媽說有一天，天上有兩顆大星星相遇，然後它們就分裂出一顆小星星，這夥小星星就是我。這三顆星星會永遠地緊靠在一起，互相照耀大家。可惜，雲層太厚，星星都被雲遮蓋住。忽然，天上降下無數的銀針，四周都瀰漫着雨水的氣味。在大雨中，我們握着彼此的手跑回家中，爸爸變成「落湯雞」的樣子，至今仍然歷歷在目。

「不如我們看海去？」

「但是快下雨了……」

「不要緊，我們以前也是這樣子。」

是啊，我們從風雨中走來，有甚麼可怕的？不知道一起看海的日子還有多少，但我一定會好好珍惜。

浮城誌

■文：星　池

屯　門

跨過空隙，步進車廂，涼氣即擦過皮膚及鼻孔。告別月台，身軀微微地搖晃，隨輕鐵滑過路軌前行。

窗外的畫面不斷流走，時而清晰，時而模糊，由山坡變為屋村，從球場上打着籃球的年輕人，轉到在河畔騎着單車的婦人。在車速快與慢交替之間，一幢幢高樓大廈堆滿車窗，重重壓在我的心上。孩提時的那片草地在哪兒？只默默留在腦海的一端。緬懷未歇，車廂已把我帶到別處。

拐一個彎，駛過路軌交匯處，在分岔口毫不猶豫前進。輕鐵如利刃割破空間，右方是市鎮公園，綠蔭環繞，幽靜宜人；左方是市中心，高樓如林，車水馬龍。連接起兩個迥異世界的，除了是人行天橋，還有橋上的人。車廂熟習地投入月台的懷抱，門甫打開，摻雜塵埃的渾濁氣味，撲鼻而來，沿途積累的乘客，一瀉而出，留下略為空蕩的車廂。

門開，恍若重新聯繫世界；門關，如在旁邊靜觀世界，在熱冷空氣不斷碰撞與混和之下，一個跟一個車站陸續被拋到後方，無法再停在往昔。此時，窗外是廣闊晴空，車廂在移動，浮雲也在飄遊。沒誰為天空畫上絢麗的彩虹，恆常的自然景色已珍貴。不一會，樹影悄悄走進眼內，當輕鐵停下，敞開的門便滲進縷縷的青草味，方才的城市氣味，早已消散。也許，門一關上，車廂只會剩餘空調的氣味。

短短車途，遇上幾許交通燈，偶爾停下來，沉思，靜待再啟程。須臾已來到終站，但不知身處的車廂，這天曾到總站多少回。車廂在繁多分岔處選擇路軌，駛進正確的月台。整個車站的上層是商場，光線縱有透進來，仍是略暗。隨着提示的短速響聲，車門亦告打開，隨風吹來了一陣海邊的鹹味，無須多走十數步，已是碼頭。悠然遙望，長長的海岸線，無垠的海平線。

回首瞥見，這裡的商場多麼眼熟，讓我想起別處不斷翻新的商場，外貌逐步變成同出一轍，以前商場的獨特模樣，還能留在心坎多久？或者只會一塊一塊剝落碎掉。

徐徐踱步到蝴蝶灣公園，凝視泳灘，令人心境恬靜。燒烤地點並沒傳來食物的香味，卻濃濃地瀰漫熟悉的氣味，也許有些事情尚未變。慶幸，迎面而來，好友們綻放的笑容，也未變。

短載

■文：緩　緒

定向的河流（七）

花甕被打碎了。那是一隻已在這間畫室裡擺放了二十多年的陶罐。想到當年在一家古玩店裡發現它，討價還價地買下它時，自己還是一個身強體健，沒有任何精神負擔的中年人。想起這些往事，豐先生沒出一聲地從地上撿起了一片由那隻陶罐裂成的碎片，仔細端詳起來。

因為正值酷暑，加上巴黎的住房一般都沒有冷氣設施，一旦遇上炎熱的夏季，就連坐在屋子裡，那些從外面不斷湧入的騰騰熱氣都會使人覺得暈眩，使人熱得透不過氣來。

拿着陶片，面對着桌上擺着的那幾個青蘋果站了一會兒，本想抽出幾天時間在家裡畫一兩幅靜物畫的情緒竟無端端地被毀了。

看着此時正獨自蹲在地上收拾着那些被弄壞了的花枝花瓣的女傭，老人用手捂住自己的前額，覺得這實在是一種難以繼續忍受的屈辱。

人的脾氣究竟是怎麼回事呢？是因為生來如此，還是因為環境變了，健康狀況變了，才隨着起了變化，逐漸變得惡劣起來的呢？

一想到自己的老伴，豐先生便覺得很傷心。她是一種多麼難以相處的人啊。老實說，這罐子和這些剛送來的花與她又有甚麼相干呢？沒想轉眼間竟成了她發洩的對象。如果暴戾是出於本性，那麼究竟又該如何解釋當初相識時，她的那份嫵媚與溫柔呢？總不能說當初她所具的那些優點全都是裝出來的吧。

最近幾年來，他太太總是伺機發脾氣。而屋子裡不論是鏡子、盤子，是吊燈還是一些更為貴重的東西，被她毀掉的已難計其數。有時看他整天不出畫室，她便會突然坐着輪椅衝進門來，順手拿起一把裁刀或剪子，把他正在專心畫着的那幅畫割破、剪碎。

這究竟是出於甚麼心理呢？如果是一種瘋狂，一種無意識的瘋病，作為家人究竟又應如何面對呢？他曾認真地考慮過，但無論如何，他都不願把自己的太太送進精神病院去。因為不論是誰，他覺得一旦進了那種地方，便有可能使病情惡化。更何況他始終也搞不清這究竟應歸屬於一種病徵，還只不過是因為過分驕縱而導致的放肆行為？

12

在同樣的大屋前，到了第二天，又照樣是一個熾熱的夏日的早晨。

夜裡那些微弱的時有時無的風，並不曾為這座城市帶來多少涼意，沒有能化解掉幾天來在白天蓄積下來的大量暑氣，使氣溫變低。為此，雖然這一天才剛開始，那剛剛升起的太陽這會兒仍未露面，還沒真正顯露出它所具的威力，空氣卻像是早已靜止不動了似地，已沒可能再另外產生出，或融合進，那麼一種哪怕是一絲一縷能使人覺得清新的涼意。在這樣的天氣裡，無論是走去哪裡，四處浮動着的都同樣會是那麼一股使人覺得厭煩，使人覺得就像是入了一個偌大的蒸籠般的騰騰熱氣。

豐樸源先生獨自提着一隻油畫箱，站在家門前的那條馬路邊，身邊放着兩件不大的行李，一副準備出遠門的樣子。

他時不時地向前打量着，不久，終於透過路邊密密的樹影，看見前面有一輛出租車正飛快地向大屋這邊駛來。

「是去奧利機場吧，您是……豐先生？」

停下車後，出租車司機鑽出車門，一邊幫客人把行李放進車尾箱，一邊和氣地問道。

「是啊，正是哩。能準時派出車來接我，真實在是太感謝貴公司的那位接線小姐了。」

「請別客氣。是外出去避暑吧。唉，這種持續不斷的高溫天氣，說起來可真是難為了巴黎那些上了歲數的老年人哩。」

「是啊，不知為甚麼，總覺得今年的夏天比哪一年的都熱。」

司機為豐先生拉開車門，等着他坐上車後再為他關門。

「可不是嗎，昨天我忙了一整天，沒想到各處接送的竟然全都是一些去醫院就診的老人。」

車門關上了。從後車窗望向自己的家門，發現此時並沒有一個跑出來向他揮手送別的人時，豐先生陷入了沉思。

家是可愛的。當然，無論是對於誰來講。有人營營役役地奔忙了一輩子，不論是在甚麼的情況下，都會把自己的家放在首位，總是會不惜犧牲一切地維護自己的家庭……

但為甚麼一直以來我在這個由自己的雙手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家庭裡，嚐受到的竟是這麼一種滋味呢？

他對他太太的所作所為可以完全不介意。但豐瑞，這至少是由他撫養成人的兒子，憑甚麼竟會以這樣的態度對待他呢？多少年來，除了女兒及女僕雲朵外，又有誰曾真正關心過他，在他遇到困難時能主動替他分憂呢？

（本故事由電影劇本《紅房子》編寫而成。）